

# 千年悖论

——解读历史的另一种方式

张 敞/著

时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千年悖论:解读历史的另一种方式/张敞  
著,——北京:时事出版社,2000.2

(守望者文丛:新历史主义随笔系列)

ISBN 7—80009—581—9

I.千… II.张… III.随笔—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1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76794 号

时事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甲 2 号 邮编:100081)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时事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 字数:220 千字

2000 年 2 月第 1 版 200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定价:15.00 元

## 文丛总序

祝 勇

判别一部（篇）作品优劣真伪的本质界限在于它是否从人的立场出发，套句当今时髦话，叫做“以人为本”（这适用于整个文学乃至文化领域）。瞿秋白的《多余的话》之所以受到广泛的赞许，是因为承受了太多的精神乌托邦负荷的中国读者“意外”发现这位革命领袖的文章中竟充满常人的情感。五四的一大贡献便是“立人”。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说：“要讲人道爱人类，便须先使自己有人的资格，占得人的位置”，“这文学是人类的，也是个人的；却不是种族的，国家的，乡土及家族的。”跨越苍茫的时间之海，世纪初旧文人的声音终于在世纪末“新文人”的身上得到了回应。不论是于坚的日常叙事，苇岸的大地道德，还是张锐锋、张敞的历史视角，无不怀着人道主义立场，充满着对人类处境的悲悯与关怀，手段固然不同，精神指向却是一致

的。他们被称为是“最后的理想主义者”，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年的成长环境，使得他们在精英理想受阻和市场化进程不可逆转的大背景下，寻求一条更切实可行的精神启蒙之路，他们从忍受不住重压而在顾影自怜中溃散的文化人群中走出，重新聚拢起来，在一种无法述说的深痛中，重新寻找“人”的精神着陆点。

《守望者文丛》摄取的是“新文人”写作一个比较重要的侧影，那就是新历史主义的散文（随笔）写作。历史，自不必说，那是所有文化守望者都要深情伫望的地平线，通往未来的道路正是从那里延伸出去。笔者曾在《燕都文丛》的出版说明中写道：“历史不是猎奇的对象。历史中包含着永恒的真理。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历史已经‘无用’，然而，对历史无知的人算不得真正的现代人，因为不了解历史的人，永远不会了解现在和未来。”而新历史主义写作，自然又与传统的宏观叙事有着根本的不同。传统的宏观叙事，是以一种时间信仰为基座，涌动着一股无可自抑的乌托邦情绪。它凌驾于民间之上，远离人的精神现实，在乌托邦梦想已经破碎的后现代社会，这种叙事模式只能加深人们的精神困境，因而再伟大的想象、再宏伟的场景，最终都不过是一堆一触即碎的泡沫。遗憾的是，这类文本依然选入各种重要的文化选本中，实在是一种恰到好处的展览。“当生命被生存的利刃切割成碎片时，时间的整体性和连续性就成了一种被嘲弄得体无完肤的虚假神话。”于是，历史到了“新文人”的笔下，则被注入了人道主义的精神内核。他们首先看到的，不是血肉模糊的时间幻象，不是纵横崎岖的历史地貌，而首先是人，是在历史的山路上踉跄前行的各色人等，是它

们的面貌、身躯和心灵。如同张敞在描摹吴三桂心路历程大历史文化散文《无处收留》开头所写的：

把吴三桂从繁体字的杂乱掩埋下发掘出来并不是一件轻松的工作。当我的目光一层层刷去吴三桂躯体上的泥尘之后，当他的灵魂像兵马俑一样艰难地从黄土中展现轮廓的时候，我的心便和他的灵魂一起痛苦地痉挛了。这些考古家手中的珍物啊，当他们走过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们有着和我们异样、然而又能共通的悲欢。那欢乐，是千锤百炼后的抵达和黑夜掩盖下的放松；是曲曲折折的释放和矫揉造作的皈依。而那痛苦，却是巨大张力下的血淋淋的撕裂与麻木，是浓黑的夜的泪水。这种泪水，可以毒杀任何一种生物，只要它是上帝所创造。

无论如何，陈迹已经腐败，又通过树的汲取，进入我们的躯体。无论如何，这一派风景已经在历史上写下，能否观赏要看我们的悟性。

毫无疑问，张敞的悟性是真的。他的作品包含着新历史主义散文的特征。他们的作品“或隐或显地闪现出颠覆原有主流历史观念和官史文本的意旨，偏离了约定俗成的历史主导力量和主流逻辑，津津乐道于个人家族的兴衰浮沉、芸芸众生的悲欢离合和帝王将相的庸常情态，在把历史还原到日常语境的过程中敞开了被‘官史’所遮蔽和封锁的历史图景，它把局部的个案作为切入历史纵深处的入口，让人在窥斑见豹的具体而生动的感知中探察如烟世事的变幻莫测和沧

桑轮回”（黄发有语）。如弗兰克·伦特里契亚在《福柯的遗产：一种新历史主义？》中所说：“全部的社会生活都在其最古怪、最细微末节的层次上。”（转引自王逢振等编《最新西方文论选》四六五页，漓江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在他们眼中，历史不再是编年体的流水账，不再是干瘪的学术名词的集合，不再是一种一厢情愿的单向度的解说，不再是当权者根据利益所需而进行的剪裁和虚构，而是根据人类内心的可能而构筑起来的时间的流程，当然，由于写作主体生命经验的不足，情感积累的仓促，这种描摹既可能单调重复，又可能过于自由发挥，但它们毕竟摒除了泛政治化的苍白，而恢复了人的血色，使冷漠的时间具有了人的温度。历史不会因此而更加模糊和缥缈，却会因此而更加清晰和真实。他们以个体灵魂的真实性还原历史的真实性。水是没有形状的，水的形状就是容器的形状，历史也是一样。张敞们写作的意义在于他们表明了历史具有无数种可能性，但任何一种可能又无不与“人”相连。

这里我不能不着重提一下张敞，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他是在世纪之末最后一个冬日里，捧着一摞厚厚的文稿找到我的办公室的。当然，中间亦有媒介，便是《鸭绿江》的副主编刘元举先生。他的作品仿佛使我遭到棒喝，我看到的是一个成熟的历史叙述者。他的作品使我一连度过了几个不眠之夜，甚至几次通过电话，与友人分享阅读的巨大快感。从作品的质量可以推知，他熟读经史，学养功底并不逊于市面上流行的这个“家”或者那个“家”，关键是他有一套独特的个人话语系统，在无边的时间中已经飘散净尽的历史经过他的情感的整合，竟与庸常岁月里的世道人心打通，

忽而令人撕心裂肺，忽而令人心血澎湃，使得被时间的无形之铍磨损的灵魂重新获得应有的形状和韧度。张敞的出现是对自命不凡的中国散文界的极大讽刺。这样足以深入人心的历史叙述实在不应属于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当然，这样的叙述角度同样不会属于一个耄耋老者，它只属于这个时代，《千年悖论》实际上是这个时代的作品，只不过正巧附着在张敞的身上，是它刚好选择了张敞，而不是相反。

《无处收留》实在是一篇不应忽视的力作。《千年悖论》一书中，我力荐读者阅读的，就是这篇三万余字的长文。所有的时代图景、政治走向、纲常理念、沧桑恩怨，都被纳入“人”的主题之下。他突出的是既定的意识形态框架同人性的冲突，凸显的是人在这种漩涡中的核心焦虑：

武人吴三桂在宁锦战役之后，在接连听到关内官军连连战败的消息之后，突然发现自己原来是站在冰山上。此刻他体验到了存在的荒谬。当然，他不会用这个词去表述。他只是觉得，他心中那个完整坚固的世界破裂了，名誉、尊严、社会成就和生命欲望，个人价值被割裂成不同的两半。他必须有所取舍。而任何一种选择对他都是一种不能负担的残酷。

一种无可逃避的残酷。

一个无辜者的生命价值和尊严，竟然不是自我所能左右，而是常常受到你所连属的社会粗暴而蛮横的威胁。一个人，常常会突然陷入外部情势所造成的精神陷阱之中。比如，你所依附的王朝灭亡了，你这个无辜的

生命会面临尽忠还是求生的考验；比如，一个妇女的丈夫死了，她面对的是苦苦守节还是忍辱再嫁的两难选择；再比如，一个奉公守法的人，会在突然之间因为自己的亲戚犯罪而被株连入狱，虽然自己和这个亲戚可能根本不通音信。

在苛刻的道德伦理标准之下，一个人很容易被推入冰炭相激的两极选择之中，承受自然人性和社会伦理两方面同样强烈的撕扯，而没有第三条路可走。王朝版荡，你不想做忠臣就只能选择做贰臣，不成君子只能成为小人，不成为天使就只能狠狠心做魔鬼，不进入圣祠就只能跪在历史的耻辱柱前。这里，只有道德教条的严酷压力，没有为现实人性的软弱和不完美预留一点弹性空间。

显然，在苍茫的历史中，他重视的并非时间的物理属性，而是人的精神属性，是人们被裹挟在时代洪流里的那点可怜的灵魂苦旅。至于洪承畴或者吴三桂的生命结局，都是这种冲突的结果。结果早已在史书中定型，在这里，最重要的已不是结果，而是过程本身。就像一场球赛，结果已经为人所知，但仍有好事者回过头来去看比赛的过程，看每一个人在每分每秒的姿态、反应和抉择究竟是如何推演出最后的大结局的。这种对历史中的人性的悲悯，其实就是对自己的悲悯；这种对已逝事物的关怀，其实就是对未来的关怀。这种史笔，在中国以往的写作中，是颇不多见的。

还有那一篇回肠荡气的《千年悖论》，与其说是讲述科



举史，实际上是讲述为科举制而耗尽毕生生命和才情的士子们的心路历程，将那些被体制（尽管是一种有一定科学性的体制）所残酷绞杀的死魂灵，陈列于历史的停尸房里，那万劫不复的悲剧令人怵目惊心。通过他力透纸背的文字，我们分明可以看见作者那焦灼的目光和慈悲的心。他不讲体制的残忍，而是讲人们内心的麻木和盲从。如果没有万众的屈从，再强硬的体制也是存活不下去的。“进入考场的人当中，百分之九十八以上与成功无缘。在这样的比率下，一个读书人在他的一生中达到自己目标的机会，像中彩一样偶然。从概率的角度说，一个人，当他选择了书本的那一刻起，他已经选择了失败。”科举制在千余年的历史长河中兴盛不衰，得之于它对于人性的成功的征服。一种制度的生命力完全依靠对人的生命力的扼杀来维持，那些衰老之年仍蹒跚于赶考路上的倔强的身影，在注明体制的胜利的同时，更注明了个人的宿命与悲剧。

除张敞的《千年悖论》外，《守望者文丛》的其他几部作品，虽然各自安排了不同的时空坐标，但立场是相通的，如孙郁的《寻找大师》，如韩春旭的《谁为自己的生存方式负责》。前者是回顾二十世纪若干思想文化大家的精神之旅，后者则在西方文化史上几个重要的驿站停泊，共同点都是站在人性的立场上，思考人的尊严与价值，由人的来路推知人的去处，通过回望旧思想旧文化旧道德旧生活方式，来确立新思想新文化新道德新生活方式，这一执著追求在新百年的钟声敲响的时候，尤显得重要和悲壮。一方面由于后两部作品将稍后推出，另一方面亦由于后两位作者要知名得多，书中有的作品亦曾在国内重要的思想、学术刊物上发表过，且引

起反响，这里不再过多介绍。

当世纪末的守望者依然恋恋不舍地停留在历史的麦田的时候，很多人对逝去的时光、消殒的面容已经不再做太多的编想，尽管那悠远的时光的帷幕背后曾有过盛满诗意的目光，尽管功德碑和贞洁坊的下面压着一颗颗不安分的心，尽管死气沉沉的书房里潜藏过对后人的忠告，尽管喑哑的声音想极力戳破神话的虚伪，尽管那些死去的人和活着的人有着相同的经历、相同的痛苦和梦想……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草成于北京西坝河

## 自序

张 敞

上小学时，我的作文总是这样结尾：到了二〇〇〇年，我们将……那时候，二〇〇〇年仿佛是个传说中的数字，永远不会到来。不提防在寻找生活位置的忙忙碌碌中，这个神话般的日子翩然降落，真让人一时有措手不及。正好，在二〇〇〇年立足未稳之际，我将几年来的散乱文字收成一本薄薄的书，算是对少年时无数空洞许诺的一个交待。

其实，我们这些七十年代的出生者，文化底蕴上同样是先天不足。没有五四巨人学贯中西的深厚根底，也没有八十年代出生者富营养化的早期施肥。我们降生在精神极度匮乏的年代。从“文革”前延续过来的刻板的早期教育对我们伤害甚深，我的那些结尾雷同的作文就是明证。对于这本书，我唯一可以保证的就是它的浅薄。

然而，由于某种特殊的机缘，我们注定要成为中国文化谱系上具有特殊意义的一代。因为，我们是中国不可逆转的

质变的完整见证者。在我出生的前一年，林彪的座机在蒙古草原引爆了全体中国人的怀疑精神。我们在父母的怀疑中降生，怀疑成了我们的胎教。

我们几乎和醒过来的中国一起成长，我们的视野几乎和中国的视野同步扩展。我们的血液被青春点燃时，中国也经历着浮躁的第二青春期。四书五经和海德格尔同时浮出水面。小学六年级时，我同时被鲁迅的作品和全国优秀作文选所吸引，而到了高中，我的书桌左面摆着《莱根谭》，右面却是《梦的解析》。

我的书桌就是这样杂乱无章，不应有的浅薄和不适当的深刻同时罗列。家长不能给我们以指导，我们完全凭运气在书堆里乱撞。过分强烈的好奇心和不知天高地厚的野心使我在书籍的菜园里饕餮，糟蹋食物同时还弄坏了胃。无论如何，无师自通和无拘无束正是我们的特点，而深植于血液的怀疑倾向使我们乐于思考。虽然由于经历的苍白和问题的庞大，我们的思考如同老虎吃天，无从下嘴，但这种无知无畏最终会使我们中的一些人青史留名。

就是在这样的阅读中，我的书桌渐渐充实。当这张书桌充实到刚刚能承受我们的体重之时，我们便迫不及待地爬上去，踮起脚，向着那诱惑了我多年的时间深处，眺望。我始终无法摆脱文化血缘贯注在身体深处的寻根本能，时间深处那些古老的事物在我的精神启蒙的时刻就已向我发出魅惑诱人的声音。现在，我终于初步有了能力，可以遥望这一派风景。这些巨大、奇特、触目惊心的东西在我心中激起的情感真的一言难尽——因为我的文化脐带与之相连。

多少个美丽的黄昏，我漫步书桌之上，凭栏远眺。由于

年少无知，由于出生日子里那种英雄主义气质已深入骨髓，我始终把目光聚焦到那些最雄伟的景色。我不知深浅地和朱元璋、吴三桂、爱新觉罗们交流对视，相看不厌。慷慨俯仰间，一张小小的书桌已经成了我的“赏心亭”，栏杆拍遍，键盘敲坏，岂有人会，我的情怀？

站在一张矮矮的书桌上能看多远？关键在于它所处的位置。我坚信自己看到了一些与众不同的东西，并且迫不及待地说了出来。

但愿我的诉说能引起你的兴趣。

## 目 录

文丛总序/祝勇/1

自序/张敞/9

无处收留/1

——吴三柱的心路历程

武人吴三桂也许不会去更多地思考诸如生命的终极意义之类的问题，他兴致勃勃地沉醉在他的世界中，他的痛苦和欢乐都是古典的、沉重的、全神贯注的，他存在的目的很明确，那就是在大明朝这座巨大的山体上尽力攀登，海拔的上升就意味着幸福的临近。但是，就在他兴致勃勃地攀到半山腰的时候，他突然发现，他脚下所踩的原来是座冰山，正在面临着不可避免的缓慢消融。

他体验到了存在的荒谬。

蒙古无边/51

野蛮常常能战胜文明，这不是什么奇怪的事。在这个世界上永远是简单最终战胜复杂，只是人们看不到而已。历史却不会原谅人们的记忆力，在以后，同样的故事还在重演。

为朱元璋画像/67

用一张不存在的脸来代表自己，并且希望后世子孙以这个形象来认识自己，这种荒唐可笑的事只有朱元璋能做得出来。但是，数百年来，把朱元璋从他的本来面目描画成一个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帝王，却一直是我们的传统文化体系自觉致力不殆的事。

### 一个帝王的生活史/94

处理完公务,剩下的时间就全部用来寻欢逐乐。一个人一旦沉溺于享乐之中,就很难收回自己。就像吸毒一样,他只有越来越深地沉溺下去,不断寻找新的刺激,才能保持快感,才能牵绊住自己那躁动不安的灵魂。

### 解剖曾国藩/144

原本自诩硬汉的他这回有点挺不住了,整日生闷气,动不动就骂人。他数着江西的一帮文武骂,骂够了就找几个弟弟的茬吆喝,语言粗俗,蛮不讲理,理学名家的风度荡然无存。

### 回首爱新觉罗们/160

刚刚在内部战争中取胜的爱新觉罗家族,踌躇满志。那种拥有更多财富,占领更多疆土,获得更多尊敬的欲望像火一样烧灼着爱新觉罗们的心脏,让他们在辽东山野的土炕上夜不安枕。

这些戴着鱼皮帽的汉子要向世界证明,他们是最强者。

### 千年悖论/182

进入考场的人当中,百分之九十八以上与成功无缘。在这样的比率下,一个读书人在他的一生中达到自己目标的机会,像中彩一样偶然。从概率的角度说,一个人,当他选择了书本的那一刻起,他已经选择了失败。

### 神女生涯/206

#### ——关于青楼女子的断想

相比起那些被种种规范束缚在高墙之内的良家女子,这些原本不幸的风尘中人倒活得更完整,更丰富,更深刻。

### 隐士们/222

隐逸是一种起点更高的选择,是一种有着许多光辉的前型典范的事业,至于这种姿态的背后是否有着某种难言之隐,某种打肿脸充胖子,某种苦苦支撑故作姿态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这个耻感文化的社会里,这种姿态可以优雅地面对社会。

### 慕古者说/239

在此时，我应该把自己想象成一个穿越了时光隧道的古人，在明朝（姑且是明朝吧）正德或万历的某年某日进入了未来。一瞬间，眼中的斜阳巷陌权桎古木城市炊烟变成了高楼林立人头攒动。映入眼帘的一切都光鲜，耀眼，拥挤，纷繁，高大迫人。这位古人一定心惊胆战目眩神迷了。

### 我是谁/255

生命是宇宙的一个阴谋，它表面上为我所有而实际上是借助“我”的作用达到它自己的目的。

### 我们/274

我们随心所欲，跟着感觉走，走到哪里算哪里。叫真成了一种落伍的风格，我们比任何一代都更宽容，更随和，也更冷漠。

在中国历史上，我们这一代人头一次不再赋予自己的生存以高尚的目的。

### 关于时间/292

时间就是你和死亡之间的距离。

### 后记/张敞/300



## 无处收留

——吴三桂的心路历程

武人吴三桂也许不会去更多地思考诸如生命的终极意义之类的问题，他兴致勃勃地沉醉在他的世界中，他的痛苦和欢乐都是古典的、沉重的、全神贯注的，他存在的目的很明确，那就是在大明朝这座巨大的山体上尽力攀登，海拔的上升就意味着幸福的临近。但是，就在他兴致勃勃地攀到半山腰的时候，他突然发现，他脚下所踩的原来是座冰山，正在面临着不可避免的缓慢消融。

他体验到了存在的荒谬。

把吴三桂从繁体字的杂乱掩埋下发掘出来并不是一件轻松的工作。当我的目光一层层刷去吴三桂躯体上的泥尘之后，当他的灵魂像兵马俑一样艰难地从黄土中展现轮廓的时刻，我的心便和他的灵魂一起痛苦地痉挛了。这些考古家手中的珍物啊，当他们走过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们有着和我们